

水墨插图版

雪 城

[下]

梁晓声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城

梁晓声 著

[下]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城 / 梁晓声著；马良书绘.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1
(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水墨插图版)

ISBN 978-7-5153-3998-6
I. ①雪… II. ①梁…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5)第296747号

策 划：李师东

责任编辑：万玉云

书籍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营 销 部：010-57350364

媒体运营：010-57350395

编 辑 部：010-57350405

雄狮书店：010-57350370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84.75

图 幅：18

字 数：1065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126.00元（上下册）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37

出版说明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如果缺失了“知青文学”，中国的文学现象是绝对不完整的文学现象；那样的文学现象将注定是令人遗憾的，也将是不可思议的。

而如果“知青文学”中缺失了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那么几乎可以说缺失了极其厚重的一部分；同样将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知青文学”中一道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长、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史诗性”的魅力。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北大荒”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知青”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

难能可贵的是，梁晓声不但在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中刻画了众多“兵团知青”在特殊年代“是怎样的”，而且寄托了他叩问“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重要人文母题的理想。

而以上的叩问和理想应是中国当代文学长期的文学使命。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闪耀着令人无法不肃然对待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性光芒、人格之美——这使他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我们约请多位知名画家为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配图，推出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的水墨插图版，计有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和中短篇小说集《今夜有暴风雪》等五种，以飨广大读者；同时，也希望能为馆藏和个人收藏爱好者们实现一次责无旁贷的热忱服务。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 北京

目录

001	_	第十八章
019	_	第十九章
067	_	第二十章
120	_	第二十一章
175	_	第二十二章
257	_	第二十三章
313	_	第二十四章
379	_	第二十五章
434	_	第二十六章
485	_	第二十七章
540	_	第二十八章
604	_	第二十九章
654	_	第三十章

第十八章

夜乃梦之谷。梦乃欲之壑。

城市死寂一片如公墓。做梦的人迷乱于城市的梦中。城市的梦浸在子夜中。近百万台电视机早已关上了，城市仿佛处于封闭状态，只有电信局和火车站还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一幢幢高楼大厦被酱油色的子夜和清冽的水银灯光圈圈地腌制着。在它们背后，平民阶层的大杂院如同一只只蜷伏的狗。形影相吊的交通岗亭好像街头女郎，似有所待又若有所失。红绿灯是“她们”毫无倦意而徒劳心思眨动着的“媚眼”。

松花江慵懒地淌着。它白天掀翻了一条由太阳岛驶回的游船，吞掉一船人只吐还半数。两艘救生艇仍拖拽着巨网进行打捞。一百二十多个男女老少不知被它藏到哪儿去了。他们的许多家眷亲属仍坐在江堤的台阶上，不哭了，默默地像一尊尊石雕。江水在它的最深层继续恶作剧地摆弄死难者的尸体，好比小孩子缩在被窝里摆弄新到手的玩具。

江堤，这生硬的城市线条的南端，一座立交桥宛若倾斜的十字架。一群“精灵”在桥洞下猛烈地舞蹈，他们是些居住附近的青年，是这座城市缺乏自信的民间霹雳舞星。那儿是他们的“夜总会”。桥上，一名巡警忠于职守地来回走动，不时站定，向桥洞下俯身一会儿。他是他们唯一的欣赏者，却并不鼓掌捧场。

一只大猫头鹰栖息在一条小街的独一无二的圆木电线杆顶端，绿眼咄咄，

冷漠地俯瞰着毗连的院落和参差的屋脊，随时欲嵌扑而下，从城市和人的梦中一爪子攫走什么。这凶猛的枭禽入侵城市的现象近年极少发生。

它诧异城市对它的宽容，似乎觉得不被注意是受到了轻蔑。它怪叫一声，阴怖的叫声有几分恼羞成怒，有几分无聊。

夜深沉。

城市死寂如公墓。

它又怪叫一声，企图以它那阴怖的叫声惊扰城市的梦，令人听了悚栗，也愈加显出它的恼羞成怒和它的无聊。

深沉的夜依然深沉。

死寂的城市依然死寂。

一辆小汽车从马路上飞驶而过，像一只耗子在公墓间倏窜。

枭禽阴怖的怪叫，收敛在子夜的深沉和城市的死寂中。

它那紧紧抓住电线杆顶端的双爪抬起了一只，从容不迫地舒舒爪钩，缓缓地放下。又抬起了另一只，也从容不迫地舒舒爪钩，缓缓地放下。头随之左右转动。

它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这根电线杆飞往别处？它确是在这根电线杆的顶端栖息得太久了，它既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被什么所注意。这夜的凶残的“杀手”因无所事事而闲在得腻烦了。

忽然它的头停止了转动。它那双咄咄的绿色环眼盯住地面的一个目标。更准确地说，是一座院子里的一个活物……

一只鸡？

一只黄鼬？

都不是。

它居高临下看得十分真切，是一只鸽子，一只被人叫作“瓦灰”的极肥的家鸽。

一阵激动顿时遍布它的全身，它的双爪痒了，锐利的爪钩下意识地抓入

电线杆的朽木。它的锋喙仿佛噬到了鲜美的鸽肉，温润的鸽血仿佛在通过它的喉流入它的胃。它的胃已经几天没进行消化活动了，鲜美的鸽肉温润的鸽血是能中和它胃分泌液的上好东西。它那强有力的双翼更紧地并拢了，夹着它的身体。它的每一根羽毛都作着猝袭的准备。捕杀的冲动和饕餮的欲望使这凶猛枭禽的神经中枢产生了亢奋的紧张的快感。

家鸽的眼睛可不像猫头鹰的眼睛那么习惯于黑夜，迷茫地咕咕叫着，怯怯地蹒跚踱步，全不知极大的险恶正觊觎着自己。

猫头鹰骤地扑了下来。

家鸽尚未及反应，便被它一翅扇倒了。它那双锐利的爪钩仅仅一秒钟内就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生命撕裂了……

在同一刹那，一张网罩住了它。不待它挣扎，它便被塞入麻袋。麻袋迅速卷起，使它动也无法动一下……

子夜深沉。

城市死寂如公墓。

梦非梦……

第二天上午，一个小青年拎着铁丝鸽笼出现在动物园管理办公室。鸽笼内不是温顺的鸽子，而是凶猛的猫头鹰。

小青年不慌不忙地将鸽笼放在办公桌上，彬彬有礼地问：“我从晚报看到条消息，你们逃走了一只猫头鹰。是不是这只？”

一男一女两位管理员围着笼子辨认了片刻，男的说：“是，是！没错儿！”

女的说：“瞧它那只爪子，爪钩不是断了一截么？有家电影制片厂拍电影需要它，因为它是从小在动物园里养大的，不太疏远人。我们已答应借给电影制片厂了，不然它逃了也不会登报寻找的！”

男的又说：“可不么，真应该感谢您啊。我们刚才还谈这事儿，以为它根本不会被重新捉住了呢！吸烟，请吸一支。自己卷的大白杆儿，别见笑。

烟丝还可以，烟厂职工内销的！”

青年接过烟，男管理员赶紧划火柴替他点着，热情地客气着：“坐，请坐。”

青年坐下，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用闲聊的口吻问：“电影制片厂得给你们一笔钱吧？”

“当然，当然。如今讲究经济观念嘛！要过去，就白借给他们了！别说一只猫头鹰，狮子老虎让他们拍些镜头又怎么样？时代不同了，处处都按经济观念办事儿。我们不要，倒显着迂了。是不是？”

“电影厂给你们多少钱呢？”

“不多，不多，六百。”

青年微微笑了一下，往烟灰缸里弹弹烟灰，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是还在报上登得明白，捉住送还者，有酬谢费么？”

“对，对，对！光顾说话，把这茬儿忘了！小刘，你快付给人家这位同志酬谢费！”

于是那女管理员立刻拉开抽屉，找出二十元钱和一张纸放在青年面前：“你得给我们写下个收据，我们好报账。”

青年朝那二十元钱和那张白纸瞥了一眼，没动。转脸瞅着男管理员依然慢条斯理地问：“您说，电影厂给你们六百，我没听错吧？”

男管理员不禁一怔，这才省悟到对方刚才并非跟他闲聊。很是后悔。但底牌已向对方摊出，想改口情知来不及了，尴尬地点点头。

“若不是我逮住了这只猫头鹰，给你们送来，你们六百元还能得到么？”青年始终微笑，又吸一口烟。

男管理员和女管理员对视一眼。之后，目光一齐瞅向鸽笼内的猫头鹰，瞅了足够半分钟。之后，目光一齐瞅向青年。

青年微笑。吸烟。叠着“二郎腿”。表情默默的，显出很友善很虔诚的样子。他吐尽了一口烟雾，又道：“这烟蛮不错啊！事情明摆着，我等于给你们送来了丢失的六百元钱。对不？这叫什么精神？这叫拾金不昧。你们都

巴望着分这笔钱呢，对不？干哪行吃哪行嘛！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很正常，这叫时代潮流，这潮流好。所以我不跟你们绕弯子，咱们开诚布公！你们得六百，我只得二十，三十分之一，这太不合适了吧？将人心比己心，你们若是我，你们又该怎么想呢？”

青年坦率之至地、慢条斯理地说出的这一番话，使那两个男女一时哑口无言，定睛瞅着他直发愣。

猫头鹰在鸽笼子里怪叫一声，要扇扇翅膀。无奈笼子太小，扇不开，发狠地用嘴拧铁丝。

青年便拿烟头烫猫头鹰的嘴。更加惹得它环眼欲裂，充满仇恨，激怒异常。

女管理员赔笑道：“是少了点，二十元是少了点。您不说，我们自己也觉得怪拿不出手的。可这是我们领导一句话定的数，不是我俩做的主。您看这样行不，我俩先掏自己的钱，再凑给您三十，一共给您五十。更多，我们可就也不敢垫了！”说罢，从兜里摸出钱包，将钱尽数取出放在桌上，还对青年亮了亮空钱包，使他相信钱包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她迅速点点那些钱，对男管理员说：“缺十三元八毛二。老李，你快看你那够不够哇！”

男管理员不情愿地从兜里摸出了钱包，一脸愠色，忍而不发。

“慢！”

青年挽袖子。

他们以为青年要动武，都吃惊地后退了一步。

“你们别怕。”青年又微笑，说，“我不过想让你们瞧瞧，我为你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一只袖子挽起来了，小臂包扎着层层纱布。

“五十元就想打发我？你们把我当小孩儿哄么？我这胳膊是被猫头鹰挠的！皮肉之苦，你们说该论个什么价吧！还搭上我一只心爱的鸽子作诱饵。光我那只鸽子在鸽市起码卖五十元！”

青年不微笑了。大概他认为在策略上已经微笑得足够了。他将烟屁股扔

进铁笼，猫头鹰一喙叼起，烫得像人似的怪叫一声。

两个男女又对视一眼。他们终于明白：来者不善，不那么好打发。

那女的赔了个笑脸，以近乎诉苦的语调说：“同志啊，您就多多体谅吧！啊？您刚才也说了，干哪行吃哪行。干哪行的如今都有点肥水。可干我们这行，您说叫我们吃什么呐？拍电影的需要我们一只猫头鹰，这对我们是百年不遇的事儿！六百元，上上下下四十来人，您算算我们每个人能分多少呢？给您五十，固然不多。可与我们相比，您是挺多的啦！托这只猫头鹰的福，我们每人能买两只鸡三斤鱼的，乐呵乐呵。您成全了我们，我们感谢您。您就别跟我们斤斤计较了。啊？另外我们再往您单位写封感谢信，怎么样呢？啊？”她对他“您您”的满怀敬意，如同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动物学家。

“感谢信？……”青年乜斜了她一眼，嘴角一撇，不屑地说，“我不稀罕！”

那男的忍不住生气地正告：“你也别太过分了！我们动物园不止这一只猫头鹰！”弦外之音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只猫头鹰顶替。

青年又现出了那种虔诚的微笑。语气却冷冷的：“别忘了，你刚才亲口讲的，这只猫头鹰是从小在动物园里养大的，不疏远人，所以拍电影的才物色中了它。所以你们才登报寻找它。就算你们养着一百只猫头鹰，用另外一只顶替，那帮拍电影的干么？肯照价给你们六百元？”话一说完，脸上的微笑收敛干净。

青年深通微笑秘诀，该笑则笑，不笑时那张小白脸儿的模样如同是坐催立等讨债的。

“你……”那男的脖子上的青筋凸了起来——千不该万不该，他妈的不该向这个小王八蛋泄露了底牌！还敬了这小王八蛋一支烟！

那女的这时倒显得挺沉着，眯起双眼盯着青年那张“长白糕”似的脸瞅了一阵，低声问：“您挑明了吧，您到底想要多少？”

青年向她伸出两根指头，剪动几下。

“二……百？……”

“二一添作五，三百。我反过来感谢你们，甚至可以给你们写封感谢信

留下。”

“敲竹杠！你这是敲竹杠！”

那男的怒吼。

“敲竹杠？要不是我机智勇敢地捉住这只猫头鹰，三百元你们哪儿讨去？你们占我个大便宜，反诬蔑我敲竹杠……”

青年振振有词。不动声色，也不发火。他性情怪好的。

“你小子坐这儿别走！我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会好好表扬你小子的！……”

那男的说着抓起电话，气急败坏地拨号码。

那女的在一旁直劲儿打圆场：“老李你别这样，别这样。这位青年同志兴许是开玩笑呢！再耐心谈谈，耐心谈谈……”嘴上虽如此说，却并不真心阻拦。

青年见势头不妙，趁那一男一女未提防，倏地站起身，拎了鸽笼往外便走。边走边说：“什么玩意儿，不识好歹！老子放生了！你们有能耐自己再捉回来吧！拜拜啦！”话扔在屋里，人已在屋外。

一男一女追出时，青年跑远了，铁丝笼子在他手下荡秋千。

他们呆望着，无可奈何。

青年跑到公园外，回头瞧瞧，见无人穷追不舍，放慢了脚步，愤愤咒骂：“狗男女，他妈的不通情理！”

他放下笼子，从手臂上扯下伪装的纱布，塞入垃圾箱……

隔日，这青年出现在自由市场。双手捧着一段经过细心雕琢的鹿角似的树权，树权固定在经过车磨加工的赤铜底座。一只猫头鹰雄赳赳威凛凛地栖息在树权上。不过已不是活的，而是制作得相当不错的标本了。

八十年代的某些青年大抵都没有放生的慈悲，也大抵都不想积点什么德。他们普遍不再迷信什么，甚至可以说普遍不再相信什么。如禅门弟子似的，精诚所至，感化神明，茅塞大开，忽而顿悟，一切皆空，唯有钱才是实实在

在的东西。像跑狗场上的狗，戴着各种主义各种思想的脖套，又兜回到老祖宗的一条古训，叫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这个陈腐得吹口气便飞灰满天的训条为“崭新”起点，开始追求，或曰“创世纪”。

猫头鹰底座悬挂着纸牌儿，上写“丰富家庭艺术情趣，引导生活新潮流——廉价出售，五十元整”。

与标本的做工相比，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实在拙劣。

同样的钱数，宁愿赔上做工赔上时间到自由市场来卖死的，不肯当成是名正言顺的酬谢费外加一封感谢信体体面面地接受，这种心理怎么解释？挺难解释，也挺好解释。时髦的注脚是“逆反”。

一九八六年，许多青年们，尤其城市青年们，尤其二十多岁的城市小青年们，普遍传染上了“逆反病”。西方的病理学家们因为“艾滋病”而忧心忡忡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们则在因为“逆反病”的无药可医而摇首叹息。城市的小青年却觉得患上了这种病如同骑上了一辆摩托兜风，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病症感觉。既然患上了这种病是这样的神气，连中学生们也受到大大的诱惑。中学老师教导不用功的学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学生立刻回答——“我是老二”。

那几天 A 城的晚报内容挺活。有人慷慨陈词痛切吁请对小青年加强思想教育，有人坚决反对往小青年的头脑中灌输传统观念；而在电视台为小青年们举办的恳谈会上，他们都说苦闷啊不被社会关怀啊不被重视啊不被理解啊寻找真诚啊真诚在哪里啊，仿佛早已被压抑得死不了活不成似的……

那几天 A 城的公检法机构正在准备开庭公审几桩要案大案。一九八六年，大骗子和改革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同登社会舞台，在时代的紧锣密鼓中充分表演，文丑并茂。红脸的白脸的红白脸的白红脸的唱西皮唱散板唱二黄流水，轮番亮相。好戏继场，高潮不穷，情节跌宕。正剧、悲剧、喜剧、悲喜剧、闹剧、荒诞剧推陈出新，“中外结合”，洋洋大观，叹为观止。假改革者真经济犯有人包庇有人辩护有人拍胸顿足证明两袖清风查无实据；真